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尚史卷二十三 四

主事臣尹壯圖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欽定四庫全書

尚史卷二十五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列傳一

黄帝諸臣傳

風后 天老 五聖 知命 規紀 地典 常先 封胡 大常 奢龍 祝融 大封 后土附

風后者黄帝之相也

帝王世紀黄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

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羣帝寤而歎曰風為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萬羣能牧民為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于是依二占以求之得風后于海隅登以為相得力牧于大澤進以為將

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風后（原本作蚩尤誤外紀風后明乎天道是也）明乎天道使為當時大常察乎地利使為廩者奢龍辨乎東方使為土師祝融辨乎南方使為司徒大封辨

乎西方使為司馬后土辨乎北方使為李管子　漢書黃帝李法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

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知命規紀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以為師或以為將帝王世紀

黃帝師風后風后善於伏羲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春秋內事

其握奇經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機

經以下太公傳

或以此十九字爲

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衡地有軸前後有衡風附于天雲附于地天衡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衡各四隊風居四維故以圓地軸單列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爲八陳陳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驚其右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天地之前衡爲虎翼風爲蛇蟠圍繞之義也虎居于中張翼以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衝爲飛龍雲爲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于中張翼以進

鳥掖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皆逐天文氣候山川向背利害隨時而行以正合以奇勝天地以下八重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引其後以犄角前列不動或合而為一因離而為八各隨師之多寡觸類而長天或圓而不動前為右後為左天地四望之屬是也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左右相向是也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衝之前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兩地為比是也從布天一天二次之從布地四次于天衝後從布四風挾

天地之左右天地前衡居其右後衡居其左雲居兩端虛實二壘則此是也風后握奇經

兵陰陽家有風后十三卷圖二卷漢書

后土共工氏子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國語

山海經共工生后土

力牧 神皇直 應龍 太山稽附

力牧者黄帝之將也蚩尤作亂黄帝徵諸侯使力牧神皇直討之擒于涿鹿之野使應龍殺之于凶黎之邱凡

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 帝王世紀

山海經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令應龍攻之兾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帝置之赤水之北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郭璞注應龍龍之有翼者

黄帝治天下力牧太山稽輔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陰

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别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强不掩弱衆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孰而不凶田者不侵畔漁者不争隈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于路而無争忿之心淮南子

兵陰陽家有力牧十五篇道家力牧二十二篇漢書

太山稽亦黄帝臣黄帝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抱朴子

列子黄帝夢遊華胥之國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盖

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寤怡然自得名天老力收太山稽告之曰朕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

蒼頡　沮誦　孔甲附

蒼頡者為黄帝左史

論衡蒼頡四目為黄帝史

制字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必歸六書外紀

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

外紀或云蒼帝名頡創文字在伏羲前春秋元命苞

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龍顏侈哆四目靈光實有

睿德生而能書及受河圖緑字于是仰觀俯察指掌

而創文字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治百有一

十載都于陽武終葬衙之利鄉亭淮南子史皇生而

能書世本史皇作畫　按此則蒼頡史皇為一人又

為帝而非黄帝史也

又有沮誦者亦為黄帝史眡彼鳥迹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則衛恒書勢

又有孔甲者亦黄帝史盤盂書者孔甲為之書盤盂中為誡法或於鼎名曰銘七畧

黄帝巾几銘予居民上揺揺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蹪于山而蹪于垤

雜家有孔甲盤盂二十六篇（漢書）

鬼臾區

鬼臾區黃帝臣號大鴻（漢書作鬼容區）黃帝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大鴻者即鬼臾區也黃帝得寶鼎宛朐問于鬼臾區鬼臾區對曰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于是黃帝迎日推策鬼臾區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史記）

內經有鬼臾區對文多不載兵陰陽家有鬼臾區

三卷圖一卷䫉冶子一篇圖一卷地典六篇 漢書注並黃帝臣

左徹

左徹者黃帝臣帝以土德王帝崩應地裂而陟葬左徹感思帝德取衣冠几杖而廟饗之諸侯大夫歲時朝焉紀年

博物志黃帝登仙其臣左徹者削木象黃帝帥諸侯以朝七年不還左徹乃立顓頊左徹亦仙去

論曰黃帝之臣又有揮作弓牟夷作矢大撓作甲子容成作歷隷首作數雍父作舂黃帝作旃冕胡曹作冕伯余作衣裳於則作扉履黃帝作車轂作服牛共鼓貨狄作舟伶倫造磬(見世本)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見呂氏春秋)岐伯作短簫鐃歌(見古今注)又命雷公岐伯論經脈旁通問難八十為難經教制九針著內外術經(見帝王世紀)經綸草昧垂法利用何濟濟也時鄰遂古其勳猷軌度靡由備徵惜夫

黃帝后妃傳

嫘祖　女節　彤魚氏　嫫母

黃帝元妃西陵氏女曰嫘祖生昌意

史記嫘祖生二子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其一曰昌意

次妃方雷氏女曰女節生青陽帝王世紀

次妃彤魚氏女生夷鼓次妃嫫母生蒼林人物表

嫫母於四妃之班居下甚醜而最賢心每自退列女傳

黄帝使嫫母訓宫人而有淑德奏上德之頌帝周遊行時元妃嫘祖死於道帝祭之以為祖神令嫫母監護於道以時祭之因以為方相氏軒轅本紀

吕氏春秋嫫母執乎黄帝黄帝曰屬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

黄帝諸子傳

昌意　玄囂　苗龍　休　青陽　揮　夷鼓

蒼林　禺陽

黄帝二十五子曰昌意玄囂苗龍休青陽揮夷鼓蒼林禺陽餘子無考詳氏族志外紀

蚩尤 附夸父

蚩尤者九黎之君也孔安國史記注

路史蚩尤神農之裔嘗稱炎帝

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黄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史記

周書昔天之初闕作二后乃設建典命赤帝分正二

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臨四方司闕上天莫成之

慶蚩尤乃逐帝于涿鹿之河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

說于黄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以甲兵釋怒用大正

順天思序紀于大帝用名之曰絕轡之野乃命少昊

請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質天用大成至

于今不亂管子黄帝問于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為

一家為之有道乎伯高對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

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

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山之見榮者君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為一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犯者罪死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

按周書以為蚩尤逐炎帝而後黄帝殺之管子以為黄帝使蚩尤制五兵二説互異龍魚河圖蚩尤兄弟

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砂石造兵杖威振天下黄帝仁義不能禁天遣元女下授兵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黄帝内傳黄帝伐蚩尤玄女為帝製夔牛鼓八十面一震五百里連震三千八百里又為帝製司南車當其前記里鼓居其右又有元女兵法愈怪誕不載皇覽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丈民常以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匹絳帛民名曰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陽郡鉅野

縣重聚大與闞冡等傳言黄帝殺蚩尤身體異處故別葬之山海經蚩尤所棄其桎梏是為楓木

又有夸父者黄帝亦使應龍殺之山海經

山海經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渇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

少皥諸子傳

倍伐　般

少皥子曰倍伐曰般倍伐伐處緡淵有水四方名曰俊壇

般始為弓矢山海經

顓頊諸臣傳

允格臺駘

允格臺駘者少皥之裔也少皥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顓頊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黄實守其祀左傳

南正重　北正黎

南正重者系出少皥氏北正黎者系出高陽氏

尚書注重少皥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羲黎即和

少皥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家為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荐臻帝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書呂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是也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國語重黎之後是為羲和

共工

共工者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賈逵國語注　共工生后土黃帝使為李此蓋

是其子孫襲其先號者也

共工虞於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國語

顓頊氏衰共工侵陵諸侯與高辛爭王遂為高辛所滅賈逵注

顓頊諸子傳

窮蟬　稱　卷章　重黎　吳回　陸終　昆吾　參胡　彭祖　會人　曹姓　季連

顓頊生子窮蟬按路史窮蟬父曰虞幕蓋顓頊之苗裔說見五帝圖又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吳回

大戴禮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黎餘並同世本老童生重及黎山海經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獻上天黎卬下地國語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　按此重黎為二人而史與戴記合為一人誤又按書注重少皥之後黎高陽之後是又系出二本矣

吴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産焉其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

風俗通陸終氏娶于鬼方是謂女嬇孕而三年不育

啟其左脅三人出焉啟其右脅三人出焉

重黎為帝嚳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

國語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惇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

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史記

帝嚳后妃傳

羲和　鄒屠氏女

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於甘淵有神表後為帝俊之妻（帝俊即帝嚳　山海經）

又帝嚳之妃鄒屠氏之女生八子謂之八英（拾遺記）

世系帝嚳元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酆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次妃訾陬氏之女曰常儀生帝摯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帝王世紀與世本同大戴禮記陳

鄷作陳隆史記陳鄷作陳鋒呰陬作陬呰

帝嚳諸子傳

中容　季釐　帝鴻　晏龍　黑齒　禺號

台璽

帝嚳生中容季釐帝鴻晏龍黑齒禺號后稷稷弟台璽山海經

山海經帝俊有子八人是始為歌舞山海經帝俊妻

羲和生十日郭璞注言生十子各以日名之注以帝

俊為帝舜非是今改定詳見氏族志

帝堯諸子傳

丹朱　庶子九人

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帝王世紀

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史記

舜使丹朱居丹淵為諸侯尚書逸篇

山海經蒼梧之山帝舜葬于陽丹朱葬于陰

帝舜后妃傳

娥皇　女英　癸比氏

娥皇女英堯之二女舜之二妃也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帝王世紀

列女傳有虞二妃帝堯之女也長娥皇次女英二女承事舜于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慢

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瞽叟與象謀殺舜使塗廩二女曰往哉瞽叟焚廩舜往飛去象復與父母謀使舜浚井二女曰往哉格其出入從掩舜舜潛出瞽叟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二女與舜藥浴注遂往舜終日不醉舜之女弟繫憐之與二嫂諧

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列女傳

帝王世紀或曰二妃葬衡山水經注大舜之陟方也二妃往征溺于湘江神遊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

博物志堯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帝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斑

舜又娶癸比氏舜葬于蒼梧之野三妃未之從也禮記

康成注舜征有苗而死遂留葬焉山海經舜妻癸比氏生宵明燭光處河大澤二女之靈能照此所方百里一曰癸比氏

帝舜諸子傳

商均

商均舜子女英之所生也商均不肖舜乃豫薦禹于天十七年而崩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索隱注商均封虞在梁國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史記

論曰丹淵與蓟無所聞陳國建矣亦瑣尾至田齊而後若掉大尾焉詩有之缾之罄矣唯罍之恥丹朱商均其蒙罍恥乎

唐虞諸臣傳

羲仲　羲叔　和仲　和叔

羲仲羲叔其先曰重和仲和叔其先曰黎堯即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歴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孶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曁
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
工庶績咸熙尚書
論衡堯侯四時之中命羲和察四星以占時氣尸子
造歷數者羲和子也山海經注羲和葢天地始生主
日月者堯因立羲和之官
堯既立羲和之官後世遂以為國至仲康夏中衰羲和
氏黨后羿仲康命胤侯征之作胤征書傳

契 相土 冥附

契所出未詳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禖因孕而生契 古詩注

史記契母曰簡狄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元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論衡契母吞燕卵而生契故殷姓曰子宋書符瑞志高辛氏之世妃曰簡狄以元鳥至之日從帝祀郊禖有元鳥墜卵簡狄吞之遂孕匈剖而生契列女傳簡狄有娀氏之長女與其

妹娣浴于元邱之水有元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
好簡狄取吞之遂生契古史考契生堯世舜始舉之
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與宗婦三人浴于川元鳥
遺卵簡狄吞之則簡狄非帝嚳次妃明矣

帝堯之時契為司馬淮南子

帝舜即位契佐禹治水有功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
不遜汝為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封于商賜姓子氏
契興于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于百姓百姓以平契卒子昭

明立（世本昭明居砥石）昭明卒子相土立（世本相土作乘馬史記）相土封于商邱代閼伯之後祀大火（杜預左傳注詩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是也）四傳至冥冥契後六世孫根圉之子（韋昭國語注）為夏司空勤于官事死于水（杜預左傳注禮冥勤其官而水死是也）凡傳十有三世而成湯受命

稷（公劉附）

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出野見巨人蹟心

欣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弃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弃渠中氷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弃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弃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受禪命之曰黎民阻饑爾后稷播時百穀封弃于邰號曰后稷别姓

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史記

吴越春秋棄為兒時好種禾黍桑麻五穀相五土之宜青赤黄黑陵水高下粢稷黍禾蕖麥豆稻各得其理堯遭洪水人民泛濫逐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妍營樹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饑乏之色乃拜稷為農師封之台

后稷卒

山海經西南黑水之間有廣都之野后稷葬焉爰有

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穀自生冬夏不死

子曰𦽔𩏑𦽔𩏑生叔均呂梁碑

叔均始作牛耕山海經

至不窋史以不窋為后稷子帝王世紀亦曰后稷納姑氏生不窋然歷千有餘年而止十五世不合事理今按山海經世本前後增入之

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用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子鞠卒子公劉立史記

公劉之後曰慶節

史記慶節國于豳　按詩篤公劉于豳斯館是史誤也

皇僕差弗為隃史記作毀隃世本作揄公非辟方

帝王世紀公非字辟方

高圉

國語高圉能率稷者也周人報焉

侯牟漢書作夷竢亞圉雲都

帝王世紀亞圉雲都字漢書雲都亞圉弟

組紺諸盩三代世表作叔類帝王世紀公祖一名祖紺諸盩字叔類號曰太公史記作公叔祖類

按史記以紺組諸盩為一人據世本曰太公組紺諸盩似亦為一人也　世本

不窋傳十有三世而至大王

皐陶

皐陶生于曲阜偃地故賜姓曰偃帝王世紀

字庭堅杜預左傳注又曰即八愷之一

或曰名庭堅字隤帝顓頊之後人物考

秦本紀帝顓項之苗裔曰女脩生大業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是為栢翳列女傳陶子生五歳而佐禹

曹大家注陶子者皐陶之子伯益也按此伯益即伯

翳則大業為臯陶是臯陶為秦之先然攷楚滅六蓼

臧文仲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是時秦嬴方盛臧氏

何得云然且伯益曁夏禹臯陶同為卿佐相與都俞

吁咈于帝舜之朝亦不得為臯陶子也以臯陶大業

作二人為是

臯陶烏喙決獄明白察于人情白虎通

堯時為大理說苑

文子臯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荀子臯陶之狀

色如削瓜春秋元命苞堯夢白虎遺馬喙子其母曰扶始升高邱覩白虎上有雲感已生皐陶索扶始問之如堯言明于刑罰罪次始終故立皐陶為大理論衡䚡䚦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皐陶治獄罪之疑者令羊觸之有罪觸無罪則否皐陶敬羊起坐視之

詭僻不經

舜受禪命臯陶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舜老

將讓位禹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
黎民懐之帝念哉念兹在兹釋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
出兹在兹惟帝念功帝曰臯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
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
協于中時乃功懋哉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
以寛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
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
心兹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

乃之休及禹受攝臯陶乃昌言于庭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臯陶曰都慎厥身脩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兹禹拜昌言曰俞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懐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

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

禹曰俞乃言厎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
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
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禹曰都帝慎
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
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

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説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

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

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惰哉帝拜曰俞往欽哉尚書

帝崩夏禹立以臯陶最賢薦之于天且授政焉而臯陶卒封其後于英六或在許楚成大心滅之史記

魯滅孫辰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左傳

伯益

伯益索隱注嬴姓之先一名柏翳尚書謂之伯益系本漢書同一名大費大費父曰大業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元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大業大業少皞氏之後也左傳郯國少昊之後而嬴姓蓋其族也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按秦趙宜祖少昊氏而以母族祖顓頊非是生大費費與禹平水土

論衡禹益並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

已成帝錫禹元圭尚書禹錫元圭告厥成功謂以元圭為贄告成功于舜也從經為是禹曰非禹能成亦大費為輔帝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女費佐帝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帝賜姓嬴氏是為伯益舉以為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為佐史記

說苑堯時益掌敺禽尚書刑德考益為司馬

益嘗戒帝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

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惟時有苗弗率帝命禹征之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諴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尚書

益受禪七年（史記作十年）禹東巡守崩于會稽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禹之子啟而辟居箕山之陽（孟子作陰）益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曰吾君之子也（史記）

初禹薦益而封之百里益死啟歲善犧牲以祠之（越絕書）

淮南子伯益作井而龍登元雲神棲崑崙能愈多而德愈薄矣

垂　伯與　夔　龍（夔子伯封附）

垂伯夷夔龍皆佐堯及舜即位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世本伯夷作刑垂作鐘無句作磬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

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帝王世紀夔放山川谿谷之音作樂大章天下大和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尚書

禹皐陶稷契伯夷夔龍垂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

有分職及舜謀于四嶽命皐陶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共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賔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二十二人咸成厥功

史記禹見夏紀稷契皐陶益別有傳彭祖見顓頊諸子傳

夔子曰伯封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元妻夔取之生伯封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又有八愷八

元者蒼舒隤敳檮戭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八人者高陽氏之裔也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謂之八愷杜預注此即垂益禹皋陶之倫庭堅即皋陶字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八人者高辛氏之裔也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謂之八元杜預注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左傳　按八愷八元或別是十六人杜說蓋未必然

論曰世至唐虞燒斅斬害璞剖而器成矣丞疑師保雍容揖讓于廷陛間蔚然迺猶可想見也

董父

董父飂君飂顓頊之裔昆吾巳氏之别受氏為國者叔安之裔也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其後為鬷夷氏左傳

至夏孔甲前滅韋昭國語注

閼伯　實沈

閼伯實沈者高辛氏之二子也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帝堯不臧遷閼伯于商邱主辰辰大火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參水星也閼伯為陶唐氏之火正祀大火而火紀時焉左傳

唐虞逸民傳　壤父　善卷　許由　巢父

雄陶　方回　東不識　續牙　伯陽　秦不空附

壤父年八十餘當帝堯之世而擊壤于道中觀者曰大

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高士傳

善卷者得道之士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若故北面而問焉呂氏春秋

及舜舜以天下讓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也不教而從不賞而勸今子盛為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調五音之聲以亂民耳丕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亂始此矣予立宇宙之間冬毛夏葛春種秋斂逍遥自得何以天下

為遂去莫知其處許由者字武仲陽城槐里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膳不食高士傳

隱于箕山恬泊養性無欲于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恥聞之乃洗其耳

呂氏春秋堯以天下讓子州友父子州友父曰以我為天子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

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 古史考

或遺由一瓢由挂樹間風吹有聲猶以為煩舉而棄之 逸民傳

高士傳堯讓天下于許由由不受遁耕于潁水之陽箕山之下終身無經天下之色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于潁水濱適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問其故而告之巢父曰子處高深誰能見子子

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汙吾犢口牽犢上游飲之由歿葬箕山之巔莊子吕氏春秋畧同韓非子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于家人家人藏其皮冠夫棄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帝王世紀堯以尹壽許由為師符子堯以天下讓巢父巢父曰君之牧天下亦猶余之牧孤犢是各有所牧矣焉用惴惴焉以所牧而與余余無用天下為也牽犢而去水經注箕山上有許由冢堯所封也山下有牽牛墟

側頼水有犢泉是巢父還牛處石上犢跡存焉

又有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識秦不空皆一國之賢者嘗與舜游尸子或作東不訾秦不不虛又有靈甫共七人

論曰世多傳堯以天下讓許由揚子法言曰或問堯將讓天下于許由有諸曰好大者為之也顧由無求于世而已矣允哲堯僧舜之重則輕于由矣好大累堯巢父灑耳不亦宜乎

四凶傳　驩兜　共工　鯀　三苗

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天下謂之渾沌少皥氏有不才子毁信廢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謂之饕餮左傳

渾沌者驩兜也窮奇者共工氏也檮杌者鯀也饕餮者三苗也杜預注

漢書鯀顓頊五世孫帝王世紀顓頊之子字熙國語

檮杌次于丕山韋昭注檮杌鯀也世本鯀作城蔡沈

書傳三苗九黎之後

鯀及驩夔共工並臣帝堯共工為水官康成書注

鯀封于崇謂之崇伯鯀國語

帝堯老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亦堯臣曰胤子朱啓明帝

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采事也驩兜曰都共工

方鳩僝功鳩聚僝見言方鳩聚而見其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史記試之功師果淫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懐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尚書

三苗在江淮荆州數為亂于是舜言于帝流共工于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

博物志堯以天下讓于虞三苗之民非之帝殺有苗之民叛浮入南海為三苗國

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 史記

國語鯀違命帝殛之于羽山化為黄熊入于羽淵越

絶書堯使鯀治水舜知鯀不能數諫不去堯殛之于

羽山此之謂舜之時鯀不從令也楚辭注鯀治水績

用不成堯放殺之羽山飛鳥水蟲曳銜而食之楚辭

注堯長放鯀于羽山絶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

拾遺記鯀自沈于羽淵遂化為元魚海民于羽山之

中修立鯀廟四時致祭鼂藏鯀死三歲不腐剖之以

呂刀化為黄龍韓非子堯欲傳天下于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匹夫堯不聽殺鯀于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匹夫堯不聽誅共工于幽州之都仲尼曰堯之知舜之賢非難也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呂氏春秋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曰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以

為旌名之不來彷徉于野舜于是殛之于羽山

論曰放齊舉子朱驩兜進共工而稷契臯夔曽不得與乎二臣之口氣交類從所以見小人之朋也若乃嚚訟之質象恭圯族之情聖智若堯乃有以燭之不然則蠱淫于下而蔽張于上矣逮夫厲智榮夷紂忠崇侯是又自聖其聖自賢其賢比德而狎遂與之偕亾又其下已

尚史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尚史卷二十四

列傳二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夏諸臣傳

伯靡

伯靡夏之貴臣太康盤遊無度畋于洛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距之于河尚書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帝相立史記

帝相徙于商邱依同姓諸侯斟尋寒浞殺羿于桃梧遂代夏立為帝襲有窮之號滅斟灌斟尋而弒帝相后緡歸于有仍生少康伯靡逃于有鬲氏收斟尋二國之燼殺浞立少康有窮遂亡帝王世紀

紀年二十八年浞弒帝相后緡歸有仍伯靡奔有鬲丙寅年少康生乙酉年少康自有仍奔虞甲辰年伯靡自鬲伐浞乙巳年殺浞少康自綸歸于夏邑　按紀年少康生于帝相被殺之明年又二十年而奔虞

又二十年而後滅浞夏凡中絶四十年

劉累

劉累者陶唐氏之後也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累懼遷于魯縣左傳

昆吾

昆吾名樊為已氏祝融之孫陸終第二子大戴記史記並以為第一

子封于昆吾是爲昆吾衛昆吾爲夏伯夏衰遷于舊許韋昭國語注

楚之先也左傳楚之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是也

關龍逢 附終古

關龍逢事桀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邱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反

朝桀因而殺之韓詩外傳

博物志桀為長夜宫于深谷中男女雜處十旬不出
又為石室瑤臺關龍逢諫桀曰吾之有民如天之有
日日亡我亡以為龍逢妖言而殺之符子桀觀炮烙
于瑤臺謂龍逢曰樂乎龍逢曰天下苦之而君為樂
臣觀君之冕非冕也冠危石也君之履非履也履春
氷也未有冠危石而不壓履春氷而不陷者桀曰子
知我亡而不自知其亡子就炮烙之刑吾觀子亡我

不亡龍逄行歌曰造化勞我以生休我以炮烙乎

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桀迷惑暴亂愈甚終古乃出奔商湯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棄義聽讒衆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呂氏春秋）

論曰當太康之滅德也權奸縱欲轉竊迭乘夏以不祀區區萌櫱微寄緡軀殆哉伯靡間關四十年收餘燼理纖緒卒滅凶暴續絶統剥之无咎敦復見徵靡以人也而得天乎洎夏運告終龍逄懇懇以一木支吾固無及

矣

夏后妃傳　塗山氏

啓母塗山之女夏禹之妃也曰女嬌禹取四日而去治水啓既生呱呱而泣禹三過其門不入子之塗山氏獨明教訓啓化其德卒致令名列女傳

夏諸子傳　啟五子附觀扈

五子帝啟之子太康之弟也逸其名太康逸豫滅德畋于有洛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距之于河五子御其母徯

于洛之汭哀怨而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

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尚書

啓子又有觀扈者左傳夏有觀扈是也或作五觀

國語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大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注五觀太康昆弟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紀年帝啟十一年放王季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征之武觀來歸 按五子能道祖訓益亦賢者

安得與姦子並數五觀當是觀扈非五子也韋說誤論曰或以五子之歌後世擬爲之然娓娓中道浸淫典謨忠厚愷切怨而不怒孤臣孽子情固然也迨夫伯靡戮力子杼奮戈彼五子者或猶及見之耶抑隨帝相而灰滅耶

夏逸民傳　卞隨　務光

卞隨務光莫得其終始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

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謾我以為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水而死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

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乆見也乃負石而自沈于

盧水_{莊子}

韓非子湯伐桀而恐天下言已貪也讓天下于務光恐務光之受之也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于子故讓天下于子務光因自投于河　該辭誣聖

論曰隨光畢節捐軀或有之亦夷齊之嚆矢耳然世不甚稱之太史公曰由光義至髙其文辭不可少槩見何

哉益亦疑其無也

夏逆臣傳　羿　浞

有窮氏羿夷其氏也國于鉏又曰鉏羿未詳其所出帝嚳以上世掌射正至嚳賜以彤弓素矢封之于鉏為帝司射歴虞夏羿學射于吉甫其臂長故以善射聞常與吳賀北遊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抑首而媿終身不忘帝王世紀

楚辭注河伯化為白龍游于水旁羿射之眇其左目

河伯上訴天帝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何從得犯今為蟲獸射固其宜也楚辭注羿獵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天帝猶不順羿之所為楚辭注羿夢與洛水神宓妃交接隨巢子奚祿山壞天賜玉玦于羿遂殘其身以此為福而至于禍

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崩子相立杜預左傳注

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而代夏政號曰有窮羿恃其射也

不修民事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龍圉皆羿賢臣而用寒浞寒浞者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于内施惠于外愚弄其民外内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死于窮門

紀年帝相八年寒浞殺羿帝王世紀浞殺羿于桃梧

楚辭注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

浞因羿室生奡及殪

帝王世紀羿多力能陸地行舟

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羿帥師滅斟灌及斟尋滅夏后相

紀年二十六年浞使子澆滅斟灌二十七年澆伐斟尋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

處羿于過處豷于戈后緡方娠歸于有仍生少康夏臣伯靡收二國餘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羿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遂亡左傳

紀年甲辰年伯靡伐浞少康使女艾伐過殺𢑚乙巳年伯子杼滅戈伯靡殺浞楚辭注浞娶純狐氏女眩惑愛之與浞謀殺羿浞娶羿妻而生𢑚强梁多力縱放其情以殺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卒為相子少康所誅其頭顛隕而墜楚辭注澆無義淫佚其嫂往至其户佯有所求女岐為之縫裳于是共舍宿止少康夜襲得女岐頭以為澆斷之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

商諸臣傳

仲虺

仲虺一名莱朱又名仲壨奚仲之後薛之皇祖也 書傳 左傳同

摯疇二國亦其後 國語摯疇之國由大任韋昭注曰二國任姓奚仲仲虺之後大任之家

當唐虞之際九州隔絶未有舟車之用以濟深致遠奚仲乃橈曲為輪因直為轅駕牛服馬浮舟杖檝以代人力鑠金鏤木分苞燒埴以備器械 新語

夏時奚仲居薛為車正左傳

及夏末仲虺為湯左相以湯既放桀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仲虺乃作誥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寛克仁彰信兆民東征西夷怨南征

北狄怨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尚書

其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猶之老彭然也大戴記

伊尹 (咎單 伊陟 附)

伊尹名摯面無須麋（荀子）力牧之後（帝王世紀）生于空桑（空桑城在開封陳留縣南上古人皇氏十九代孫空桑氏之都）呂氏春秋伊尹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烰人養之

居伊水有莘氏命之曰伊尹呂氏春秋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三使往聘故就湯而説之孟子

從湯言素王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史記

劉向别録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圖畫其形呂氏春秋伊尹長而賢湯聞之使人請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湯于是請娶婦爲婚有侁氏喜以伊尹爲媵送女湯得

伊尹祓之于廟爝以爟火釁以犧豭明日設朝而見

之說湯以至味墨子伊尹為莘氏女師僕使為庖人

湯得而舉之立為三公韓非子湯至聖伊尹至智然

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親習而湯

乃僅知其賢而用之新語伊尹負鼎屈于有莘之野

帝王世紀伊尹至亳乃負鼎抱俎見湯䳒冠子伊尹

酒保立為世師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女

鳿女方作女鳿女方 史記

尚書大傳伊尹去湯適夏聞夏人飲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亳亦大矣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革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入告于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新序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羣臣相持而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新序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

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以為妖言于是接履而趣遂適湯湯立為相故伊尹去官入殷殷王而夏亡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夏師敗績湯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女鳩女方典寶篇俱亡書序

呂氏春秋湯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親射

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于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衆衆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于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鬬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于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

為天下戮說苑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之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　二說謬

湯乃踐天子位湯有旱災伊尹作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_{氾勝之書}

又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于四方以賑救之民以不困大紀

其興土功也使修脛者跖钁强脊者負土眇者凖傴者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淮南子

周書湯謂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牛馬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其為四方獻令伊尹于是為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髮文身請令以魚

支之鞞闕鯯之醤鮫瞂利劍爲獻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爲獻正西崑崙狗國思親枳巳闟耳貫胸雕題離邱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爲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畧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犂其龍東胡請令以槖駞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爲獻

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太丁之弟外丙立外丙崩弟

中壬立中壬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康成注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為也徂后者言湯之法度也二篇亡帝太甲既立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宮伊尹攝行政當國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于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迺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尹放太甲即于元年史記作三年誤

史記

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八年伊尹卒百有餘歲沃丁以三公禮葬之祀以太牢帝王世紀

括地志伊尹墓在洛州偃師縣西北八里

咎單遂訓伊尹作沃丁書序

咎單為湯司空作明居明居民之法也馬融史記注

說苑湯嘗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

然尚有失者況無法度而任已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昔者虞舜左禹右臯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效也湯曰其相去何如對曰三公者知通于大道應變而不窮辯于萬物之情通于天道者也故三公之事常在于道九卿者不失四時通于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于地利者也故九卿之事常在于德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去取與民同利通于人事者也故大夫之事常在于

仁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專其賞忠政強諫而無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故列士之事常在于義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湯曰所以立之者何也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内如一

子伊陟為帝太戊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

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太戊贊伊陟于廟
伊陟讓作原命史記
論曰士君子無所遇知文龍斑豹沒身焉耳乃有莘假
媵君臣有孚遇也暨乎嗣君不惠宅桐居憂又其變已
然湯伐尹放卒資口實于季世唯聖啟盜蒙莊喻之悲
夫至于放桐自立殺尹立陟竹書繆紀又不足辯也
紀年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太甲潛出自桐殺伊
尹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杜

預曰此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

巫咸　臣扈　巫賢　甘盤

巫咸臣扈佐帝太戊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尚書

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篇亡書序

巫賢巫咸之子也佐帝祖乙殷復興甘盤武丁所舊學者蔡沈書傳

並為殷賢臣

史記正義巫咸及子賢冢在蘇州常熟縣西海虞山上蓋吳人也

傅說

傅說身如植鰭荀子

昔為胥靡築于傅險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于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官營求之野得說于傅險中見于武丁武丁曰是也與之曰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史記

墨子傅說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庸築于

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為三公

以其得之傅險故曰傅說 帝王世紀

置諸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尚書

莊子天道可傳而不可得得而不可見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

祖己　祖伊

祖己事武丁武丁數祭以徽福會肜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史記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尚書

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史記

史記武丁崩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徳立其廟為

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　說誤

祖己之後曰祖伊 孔安國註

當帝紂之時西伯以黎為不道舉兵伐而勝之祖伊恐

紂惡不悛勢必及殷乃自其邑奔告于王 蔡沈書傳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論衡紂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

元龜罔敢知吉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絶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尚書

論曰殷道中興乃縁寤寐以假權精誠感孚理有或然者不然而泥首胥靡版築終老說亦細夫等夷焉耳祖伊言切而婉姑容暴主然與龍比爭烈可也

孝已

孝已者武丁之賢子也其母蚤死武丁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帝王世紀

微子 微仲附

微子名啟帝乙長子紂之庶兄也啟母賤故不得嗣

呂氏春秋紂同母三人長曰微子次曰仲衍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紂母生微子與仲衍也尚為妾為妻而後生紂紂父母欲置微子為太子太史爭之曰有

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

紂淫亂微子數諫不聽史記

痛殷之將亡乃諫于箕子比干蔡沈書傳

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究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

告予顛隮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尚書

微子遂亡

史記紂殺王子比干箕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

微子去在比干諫之先既云紂殺比干又云太師少師勸行說誤

周克殷武王封紂子祿父以續殷祀祿父叛周誅成王求微子以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國于宋

左傳僖六年蔡穆公將許僖公以見楚子許男面縛

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封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殷本紀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強諫紂紂剖比干箕子懼佯狂為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又宋世家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按微子與

太師少師謀去止此太師少師者箕子比干也太師少師持祭樂器奔周者殷之樂官也微子牽羊把茅或如左氏之說若夫持器造門則由太師少師混一而誤也史二說自戾當從殷紀為正

微子仁賢故殷之餘民甚愛戴之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史記

家語微子弟仲思名衍一名泄

禮曰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是也

新語微子傷殷之將亡終不可奈何見鳴鵠高飛援
琴作操其聲清以淨
箕子
箕子名胥餘紂之親戚或以為諸父或以為庶兄為紂
太師史記
索隱司馬彪云箕子名胥餘馬融王肅以為紂之諸
父服虔杜預以為庶兄
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桮為桮則必

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史記

紂為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韓非子

紂為淫佚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于民吾不忍為也

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_{史記}

古今樂録箕子佯狂痛宗廟之為墟乃作歌曰嗟嗟紂為無道殺比干嗟復重嗟獨奈何漆身為厲被髮以佯狂今奈宗廟何天乎天哉欲負石自投河嗟復嗟奈社稷何後傳以為操韓詩外傳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遂被髮佯狂而去

武王既克殷命召公釋其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封之尚書大傳

箕子因教以禮義田蠶置八條之教

漢書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娶無讐音義八條不具見

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畧之法故東夷通以柔謹為風後漢書

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十三祀來朝尚書大傳

武王訪於箕子箕子為陳洪範尚書

史記武王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　克殷後二年誤

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毁壊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

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流涕云史記

杜預注梁國蒙縣有箕子冢

比干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史記

為紂少師見紂淫泆乃歎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君有過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韓詩外傳

乃直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諸遂殺比

干剖視其心史記

括地志比干墓在衛州汲縣北十里

論曰嗟乎殷之亡天也有微子而不得嗣有箕子比干而不得其君仁聖比肩曾無救于亡謂非天乎殊行歸仁君子益傷之巳微子去者去其位耳若夫抱器適周跡鄰于叛宋世家武王伐紂微子抱其祭器造于軍門殺身章惡短知貽譏中論殷有三仁微子介于石不終日箕子内難而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為上箕子次之比干為下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知自免也所論非中吾無取焉

彭咸　老彭

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投水而死楚辭注

又老彭亦殷賢大夫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論語

又曰昔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大戴記老彭與彭咸為一人二人未詳

商容

商容殷之賢人也百姓愛之紂廢之不用史記

武王既勝紂師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怒戚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于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罪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不惡而嚴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内討惡見惡不

怒見善不喜顔色相副是以知之 帝王世紀

遂自亡

樂記武王克殷反商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

武王入殷命畢公表商容之閭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南宫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歸頃宫之女而民知方曰王之于仁人也死者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于賢人也亡者表其閭況在者乎王之于財也聚者散之況復籍乎王之於色也在者歸其父母況復徵乎 尚書大傳

韓詩外傳商容嘗執羽籥馮于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去伏于大行及武王克殷欲以為三公容辭曰吾嘗馮于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固辭不受君子曰商容可謂内省而不誣能矣

膠鬲

膠鬲紂賢臣遭殷末之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于殷武王伐殷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曷至武

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因戰大克之呂氏春秋

韓非子周有玉版紂使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

商逸民傳 伯夷 叔齊

伯夷叔齊

春秋少陽篇姓墨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其謚也風俗通姓墨胎氏

孤竹君之二子

路史孤竹君炎帝之後姜姓之國吕氏春秋孤竹君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

父欲立叔齊其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仲子史記

列士傳讓與異母弟伯僚

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濵以待天下之清也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孟子）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按武王立九年而觀兵十三年而伐殷父死不葬說誤）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

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武王以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史記

或告伯夷叔齊曰胥子謂祿父在邶父師謂箕子在夷奄孤竹而君之以夾煽王燼商可復也子其勉之伯夷叔齊曰此非吾事也曰然則叩馬而諫何為曰為萬世之君

臣也曰然則今何為曰有死耳曰有死而何以采薇為天下周之天下則山亦周山也薇亦周薇也采薇而食無乃欲死而求生乎遂餓而死汲冢書

古史考夷齊采薇而食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于是餓死列士傳夷齊采薇而食王摩子入山難之曰君不食周粟而隱周山食周薇奈何二人遂不食薇餓而死呂氏春秋伯夷叔齊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

為處乎此哉西行如周至于岐陽則文王沒矣武王即位王使叔旦就膠鬲於四内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内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于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譆異乎哉此非吾所為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其

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正與為正樂治與為治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為信因四内與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而得仁又

何怨又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論語

殷長者 二虜附

殷長者殷之逸民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以此告王矣武王勝殷又得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

乎一虜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一虜對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武王避席再拜之呂氏春秋

新序武王伐殷得二大夫而問之曰殷國將亡亦有妖乎一人曰殷國常雨血雨灰雨石小者如雞子大者如箕嘗六月雨雪深尺餘武王曰大哉妖也一人對曰非大妖也殷之大妖三十六章殷君喜射人喜以人食虎喜剖人心喜殺孕婦以信為不信以誣

真以忠為不忠忠諫者死阿諛者賞以君子為下以小人為上以佞辯為相以女子為政急令暴取萬民愁苦喜田獵走狗試馬出入不時不避大風甚雨不避寒暑喜修治池臺日夜無已喜為酒池肉圃牛飲者三千人飲之以金鼓坐起無長幼之序貴賤之禮聽讒用譽無功者賞無德者富所愛身制禮令無禮儀無聖人無賢士無衡概斗斛尺寸錙銖有罪赦無罪誅此殷之大妖也

論曰太史公聞采薇之歌曰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斯言也有所激耳若夫八百會同而二人叩馬所持卓然固萬世之經采薇而死含笑得天夫何怨哉泰伯讓周比干殉殷夷齊兼之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偉哉

商佞倖傳　崇侯虎　費仲　飛廉　惡來　王子

須雷開

左强附

崇侯虎崇封邑虎其名也事紂紂以西伯昌九侯一作鬼侯九如字鄉誕生音仇鄂侯一作邘侯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憙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并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且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王紂乃囚西伯於羑里

淮南子文王砥德修政紂聞而患之曰予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

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囚文王于羑里

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作豐邑史記

費仲紂佞臣善諛好利殷人弗親紂任之為政史記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說之諸侯附焉不誅必為殷患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于地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欲以其賢為其主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韓非子

飛廉亦佞臣惡來者飛廉子大業之苗裔飛廉善走惡來有力手裂虎兕晏子春秋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武王伐紂並殺

惡來史記

驅飛亷於海隅而戮之孟子

史記武王伐紂是時飛亷為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于霍太山　處父蜚亷字也

又有王子須者務為諂諛使其君樂須臾之樂忘終身之憂棄黎老而用姑息尸子

又有雷開左強大抵皆佞臣也

楚辭注雷開阿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之淮南子

紂為無道左强在側

論曰語有之大善舐狐善伺讒慝相濟醜顔哆口少不察鮮不入之是以三仁與羣小並立而卒不勝也悲夫

尚史卷二十四